

基于组织生态学理论创造社会企业生态系统

——新加坡发展社会企业的经验和启示

伍梦雅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社会企业作为新型组织形式, 通过以公益与商业相结合的手段帮扶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服务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制定专门政策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社会企业正被公众逐渐认可, 在理论界也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关键词: 社会企业; 组织生态学; 新加坡

社会企业在全球的实践风起云涌, 它不仅打破了福利僵局, 也打破了非营利组织资金第三方依赖的困境。社会企业是一种致力于以公益与商业相结合的手段而解决社会问题而产生的新型组织形式。

社会企业通过承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和承担社会非基本公共服务职能, 在组织、观念、模式、内容、方式方面构建“五位一体”的公共服务创新体系, 为有效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多样化的需求日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同时, 社会企业有效弥补了公共部门提供社会服务能力不足, 改善了私人部门在社会公益方面的“市场失灵”。

社会企业在许多国家已经受到重视, 政府大力培育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正被公众逐渐认可, 在理论界也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德鲁克就曾经预言, 这种组织有可能成为后资本主义时代发达经济体中真正的“增长部门”。

我国社会企业尚处于起步时期, 其发展面临着法律身份缺失、融资能力弱、规模有限、公众认知不强等诸多困境和挑战, 限制了社会企业作用的发挥。

本文以新加坡为研究对象, 拟采用组织生态学相关理论, 分析一国或地区如何通过创造社会企业生态系统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

本文之所选择新加坡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原因在于:

1) 以新加坡为案例分析对象具有代表性。

新加坡社会企业数量逐年递增, 规模较大, 体系完备, 截至2015年3月期间, 新加坡有281余家社会企业, 其中81家注册为合作社。在281间社会企业中, 另有170间采用其他法律架构, 例如独资、有限责任合伙、私人有限公司及担保有限公司。在这281个社会企业中, 剩下的30个作为慈善事业的子单位存在。

2) 新加坡发展社会企业的制度环境与我国类似。

新加坡近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新加坡共有将近280万华人, 占新加坡居民人口的74.1%, 是新加坡最大的族群。

3) 新加坡发展社会企业的组织基础与我国类似。

新加坡非营利组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在各种社会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期, 原先隐藏于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问题变得格外突出, 社会创业凭借其在扶贫、就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吸引了国内政府、媒体和创业者的广泛关注, 正逐渐成长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一、新加坡社会企业发展历程及现状

近年来, 新加坡的社会企业部门变得充满活力和更加多样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该领域, 该行业继续经历显著增长。社会企业的法律机构注册可分为以合作社、独资、有限责任合伙、私营有限公司、担保有限公司等多种形式。约60%的社会企业注册为独资、有限责任合伙、私营有限公司或担保有限公司, 大约10%是慈善机构的分支机构, 剩下的30%注册为合作社。新加坡合作社由国际合作联盟(Birchall, 1997)提出, 因此与其他国家建立的合作社并无不同。新加坡的合作社是根据《合作社

法》(第62章)及《2009年合作社规则》向合作社注册处注册及受其规管。该登记处是文化、社区和青年部的一个分单位。截至2012年底, 新加坡现有社会企业170余家。

目前, 新加坡社会企业大部分是为边缘人群提供培训和就业机会的工作整合社会企业(WISEs), 但也可以发现越来越多解决广泛社会问题的非工作整合社会企业。

二、工作整合社会企业(WISEs)

工作整合社会企业(WISEs)是指提供边缘化、失业服务的社会企业。在2015年1月至3月期间, 在新加坡已有94个工作整合社会企业。在新加坡, 支持边缘化地方社区的工作整合社会企业, 经历了社会政治合法化和宪法合法化。

三、非工作整合社会企业(Non-WISEs)

非工作整合的社会企业解决的是广泛的社会需要和问题, 而不是边缘化、处境不利社区的长期失业问题。他们关注新加坡国内外的社会需求, 在儿童福祉、老年人福祉、教育、财务管理、可持续发展、社区建设、社会部门能力建设等多个领域开展工作。

四、新加坡社会企业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一) 创造社会企业生态系统

社会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支持是系统性的, 个别国家或地区只对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投入努力往往会失效。根据新加坡经验, 我国社会企业要取得成功, 必须在组织生态系统中对社会企业及其运行的环境进行研究, 将社会企业与其所处的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在影响社会企业发展的主体之间搭建起桥梁, 综合利用起生存环境中的各种社会资本, 促进系统中社会企业与系统的良性互动。

(二) 充分发挥政府导向作用, 促进生态系统各主体联动

社会企业生态系统主体之间要良性互动, 发挥作用要统一步调, 政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因为掌握大量诸如资金、权力、信息等关键性资源, 必然成为社会企业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角色。政府最主要的任务是优化社会企业制度体系建设, 为社会企业提供一套强大独有的体制机制作为其发展的根本保障, 制定公共政策引导和促进多部门联动,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企业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

(三) 提升社会企业的社会认知, 鼓励社会创新

对社会企业认知的提升是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新加坡, 人们对社会企业家精神和社会企业部门的认知和兴趣正在不断增加, 特别是在志愿福利组织、其他非营利组织、学生和传媒之间。新加坡国立大学组织了一年一度的亚洲社会创业挑战赛, 以促进社会创业和社会创新。我国可效仿新加坡, 社会企业各支持主体需联合起来, 开展深入合作, 提升民众对社会企业的社会认知, 并不断鼓励社会创新。

(四) 重视国际组织的支持作用

社会企业源自发达国家, 我国在发展社会企业的过程中, 既要坚持本土经验, 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企业发展现状, 也需要积极融入国际潮流, 认真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来自国际组织的援助或支持往往可以加速这一学习过程, 并且通过资源等多方面的学习帮助我国社会企业迅速发展, 推动我国社会企业生态系统的构建。

作者简介:

伍梦雅, 浙江师范大学